

老夫婦三次開刀記（上）

陳廣沅

我們老兩口子自從一九二〇年結婚到一九七〇年五十年間就沒有生過大病，與醫生不大發生關係。在鐵路服務時有鐵路醫生，津浦有個吳大夫，他任在天津，我在津浦路天津機廠任廠長時，他常到我家探望，但沒有治過病，祇有一次，我於某年陰曆初一初二，因北平紫禁城「大內」開放，凍了腳踝腫脹得疼，請他診治過一次，其餘六七年間祇有交際往來，並無治病的事。在浙贛路服務三年我就不知道有沒有鐵路醫生。到了滇緬，他們確有一個醫院設在雲南祿豐縣，那裡有兩個醫生都姓陳，一個叫大陳醫生，一個叫小陳醫生。我記得太太生產末了一個兒子時就住在那醫院由大陳醫生辦理的。其中有兩個護士，一個姓余是護士長，一個姓莊是護士，對我太太最好。後來我的女兒被野狗咬又是莊小姐代打的針。抗戰中家眷逃往成都，我在美國華府大使館服務，我祇找過牙醫生，家裡的孩子們有點傷風咳嗽就用「鷄公車」推到中國醫生處求醫。勝利後到了上海救濟總署做事，又有了公家醫生，那時候有個男醫生叫盧鴻典，又有個女醫

生叫劉大夫。這些公家醫生因係彼此同事，他們最富同情心有人情味。大陸淪共，我家避居香港，有病祇好找私家醫生，十年中祇找了兩位，一位李醫生，一位田醫生。香港醫生都是既富且貴的人；富是因為行醫而來，貴是因為香港政府對於有錢的就封為紳士。這位李醫生是大醫生之婿更是有名；他買了一架舊X光機代人照一片相就要幾十元，究竟照出病來沒有，他倒不擔心。田醫生剛由外國畢業歸來，本無地盤亦無病人；剛巧有一位潘作琴醫生要移家到印尼去，就將地盤及病人都轉手給田醫生。香港醫生最巧妙的一招是自己開方自己配藥，而不告訴病人是什麼藥；連醫帶藥共計多少錢，一手交錢一手拿藥，藥方不能拿到藥房配藥。我那時起胃就有些作痛，到田醫生處他就說要打針，這針有一套，一套廿一針，打完方算好。太太有小毛病找他，他也打一套針。每天一針或隔一天一針不準。但所打何針，他無義務告訴你。我太太信他，我有點莫明其妙。

在美國「愛爾」中學 Ayer Mass. 教書時有校

醫一名，專門醫治打球運動的學生們受傷的。我有一次坐人家車子不小心將大拇指壓入車門裡，指甲壓扁，積血紫漲，痛不可當，於是找這位醫生，他叫回家買一種藥 Epsom Salt 和入溫水，將手指泡入，每日兩次，每次卅分鐘，好幾天纔不疼，等大拇指指甲脫落換新才好。我於是就認識了這位醫生。老夫婦二人有小毛病就去找他。他的名字我忘了，姑命名為亞當斯 Adams。他是美國南方人學醫，同一位麻省「愛爾」地方的小姐結婚，小姐是當地有名醫生哈勃金斯 Dr. Top Kins 的妹妹，所以結婚後就留在麻省在這位有名醫生之醫室內做醫生，後來他患血壓高不能再做醫生就回南去了。這位哈勃金斯醫生是人人愛護的醫生，他一天到晚在醫院忙，在他自己的醫室忙，還尋求必應，有人請他到病人家去他就去，不分晝夜，真了不得！人家說有什麼病，他就說，他自己生過不要緊；他自己血壓甚高而他仍不肯緩和下來，結果，他到不能動彈時就睡入醫院，睡不到三天就故世了。真是一個好人，距今已死了十幾年，當地人每年當他生日都有一個跳舞會捐錢做善舉，到者非常踴躍，他死後適他的兒子醫學畢業後實習期滿，正好回來在爸爸的醫室內開診。我無緣未經老哈勃金斯看過病，小哈

勃金斯接他姑丈亞當斯的手就做我們的經常醫生，我們都叫他小醫生，他的醫室就在我們住所的對門，非常便當。退休後住居紐澤西州之耕德園，在普林斯頓市找到一位中國醫生，他叫陳丙子，因他是福建人，他自稱為譚醫生 Dr. Tan，此人醫道甚好，為人非常謙和，病人多愛敬之。

以上是我們老夫婦過去五十年之醫藥背景以及有關醫生之姓名住址。以下接說我們的三次開刀，第一次是我太太的脊髓開刀。第二次是我太太的左盤骨開刀。第三次是我自己的胃病開刀。據醫生說這都是大手術，我們經過時非常緊張，幸都安全渡過，今日回憶起來仍不免心悸？為細說當時前後情形擬分述之。

在末細說以前，我想把美國醫院保險制度說明一番。美國醫藥費之高盡人皆知，個個怕生病。我在一九二〇年代伊立諾讀書時，有個朋友是醫生，他勸我買學校醫藥保險，每年繳費三元，可免費住醫院十天不要錢，我覺得這制度甚好。一九六〇年老夫婦到了「愛爾」時，第一件問明學校保險制度。校方說：「我們有藍十字及藍盾 Blue Cross, Blue Shield 每月由校方及員工各繳幾毛錢，生病入院即可由該公司付費若干，自己付費若干。那時身體好沒有把牠放在心

費若干，自己付費若干。那時身體好沒有把牠放在心

裡。一九六六年，社會福利機關 Social Security 來信說，他們要舉辦一種老人保險辦法 Medicare 凡年在六十五歲以上即可加入，每月每人出六元許，入院時一切醫藥費皆可由他們出，自己祇出少數錢文。我們兩人那時已過六十五歲，在七月一日同時加入；每月出錢，也因向不入醫院亦未大注意，以後三次開刀，每次醫藥費不是幾千就是上萬，但我們自己就沒有出過錢。至今想來，還是讀書時三塊錢醫藥保險費學的乖，否則那裡知道其中奧妙。最近幾年，留美子弟多請在臺父兄到美來探親，他們所最發愁者就怕老年人到此後並無醫藥保險而生起病來，那就大大吃不消。有許多常常來往的人，就預先準備買好保險，那就不愁生病住院了。

茲將三大開刀事詳述之，作為同學們參考：

一、脊髓開刀記

太太一向身體甚好，除在醴陵吃生藥患霍亂入美國醫院急救，在昆明小產不淨，入惠滇醫病剖宮，及在香港偶覺胃腸不適被田醫生打一套一套針外，別無大病。故在美國麻省「愛爾」中學教書時，每週末必開車出遊，吃小館子逛市場，或到一百廿哩外「打得波

斯」 Dartmouth 大學去胞弟廣湘家玩玩談談甚為得勁，到年暑假時則開車到紐澤西州之普林斯頓市看看兒子傳方及女兒掬英、摘英，小住數日，日子過得甚安逸。不意到了一九七一年太太時覺左腿漸重，走路舉不起腳來，甚為費勁。不得已找小醫生看看，看不出病來。但走路不便是事實，而且病狀與日俱增。胞弟廣湘說「打得波斯」大學醫生頗有名脚，不妨去看看，於是向他介紹代約時間去看。看時，醫生再三盤問並抽血照 X 光等等，並約一個月後再來。一個月後再去看他。他始終說不出道理來，他因我太太不解英語，他爽快對我低聲說「這是老年紀的現象，並無病，給些「亞斯匹靈」吃吃稍須減痛即行！」一場無結果回家。一九七二年初倪先生到中國大陸，中國針灸術大為美國醫界所吹捧，我們也未能免俗，就乘暑假之便到紐約找了景源醫生求針灸。他詢問情形，自己研究後說針灸恐無甚幫助，即開一中國方到隔壁中藥舖抓一劑中國藥回家煎飲並無效驗。丁醫生並叫到香港大道中余仁生藥房買霍山石斛八兩，虎潛丸三個，每日服用。於是先函香港問價，得函稱石斛每兩五百元，未免驚人。查辭源解「石斛為多年生草，產於山中岩石或古樹上，莖高五六寸，有節，稍類木賊而中實……莖可

入藥」云云。山中草，身價如此之高，平民老百姓，吃不起，也就算了。不過問題沒有解決，回「愛爾」後，一籌莫展，同寧圖書館主任納扒斯塔克 Neparstek 太太建議去看摸骨醫生 Chiropractor。此人叫巴漢 Barham，其診所離「愛爾」約二十哩，與納太太約好，下課後我帶太太同去，說明腿無力不能走路，他囑平臥睡椅上，扭腿扭脚又扭頸骨，與中國剃頭師父代人推拿者然，約十分鐘叫隔一日再來。出門後太太說似乎較好。週六再去推拿，說很舒服。以後每星期去兩次，去了兩個星期，並無進步也就失去了信心。

沒有辦法還是常常去找小醫生，他也大費腦筋。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們醫院裡新請了一位神經外科 Neurosurgeon，你如贊成我想請他檢查之。不過檢查時須住醫院」。我當然贊成就請他接洽。這位神經外科醫生是鄰城康口 Concord, Mass. 醫院的住院醫生叫關拖 Roberic Cantu，每星期到「愛爾」醫院來看。據說手術甚精，名氣甚大。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太太去醫院看關拖醫生，囑下禮拜住院。

六月廿八日太太入住醫院候診。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九星期四晨七：三〇，太太照 X 光，先用色素打入脊髓中然後照。照片顯出白色柱，此柱應貫穿全脊髓，但止於中途不通。關醫生說「此處有瘤 Tumor 阻碍，這一段脊髓神經管兩腿行動，非開刀除去不可，否則不能行動。又說「愛爾」醫院設備不全，須移去康口醫院開刀」。當晚電話與兒女商說都主張開刀，一勞永逸。

六月卅日星期五，太太兩腿情形更壞，睡在床上不能下地。我與護士長 Mrs. Klein 商議，她說關醫生脊骨開刀，手術甚高明。「本校就有三位經他開刀。有一個女的開刀，一星期就回家。一位老者六十七歲星期一開刀；有一青年昨日開刀，都好！」我去看了這三位已開刀者都說好。我晚間又電話通知兒女。七月五日星期三，十時半太太進開刀間，一時半，關醫生出來說「在脊髓上找到瘤，經割下一小塊，將分送三化驗室，檢驗是否有毒。如果有毒祇好用原劑子治療，如果無毒，就可完全割去。我想，一個禮拜就可得結論。」

以後數日都在院休養等信。太太說開刀時不疼，開刀後傷口亦不疼。關醫生與小醫生常來探視。一日他們兩人同來說檢查結果，三個報告都說無毒，故決

定七月二十日星期日移康口醫院。七月廿四日星期一開刀。太太住院我更忙，除自己飲食睡眠外，大部時間在醫院，因太太不識英語，醫生護士時時要與接洽，不能不時在旁招呼，兒女雖分別遠道來探，究不能常川侍候。

七月二十日星期四，太太移住康口醫院，四人同房。其餘三人皆老太太。有一位髒骨開刀，看情形疼痛得很。有一位係義大利老太太，每日下午來探望者兒孫滿堂，老太太精神甚好，談笑聲音甚高，都是義大利話。有一位仰睡床上，不動無聲響，天熱無涼氣，用風扇直吹；丈夫及女兒來看她，她並不知道；女兒代她擦臉洗眼，她都不動不睬，女兒直流淚。

七月廿三日，太太生日，醫院送一生日蛋糕來。今日輸血兩次，第二次輸到一半，滿身生風疹塊，隨即報告醫生停輸。晚間又打針。一切安好，余即回家。家與院相距十餘哩。

七月廿四日星期一，太太開刀，自己不無緊張，六時起床七時出門，八時前到院，九時太太進開刀房。二女蘭英昨日由普林斯頓市趕到，今日同余進院，此時間在開刀間外靜候。十一時半關門出來說瘤已完全割去，現已送特別看護室靜養，家屬尚不能入探。

我與三女出去吃飯，飯後三點鐘，我們准去探視，太太已能開眼看人，惟精神萎靡甚。

七月廿五日星期二，九時到院，太太氣色甚佳；亦無所苦。十一時送三女去「愛爾」巴士站回紐約轉回普林斯頓市。下午回院，太太三時可回病房，此次預先約定一單人房，比較安靜。

醫院飲食甚佳，而太太胃口不好，我就分而食之，省得外出。有一個雲南朋友清華生MIT畢業在波士頓工業學校為電機主任，住康口，名叫金龍章。他的太太蘇州人聽說我的太太在康口醫院開刀，他們做了些餃子，夫婦親自送過來，並帶了些鮮花。金太太說她在這個醫院開過幾次刀，乳癌、膽石、髒骨，所以與此院上下甚熟，如有所需，她可代辦，隆情高誼，十分感激。我因兩地奔波，早起晚睡，牽起胃病吃不消，與關醫商量如果情狀良好可否移回「愛爾」醫院調治。

八月三日星期四，太太乘救傷車回「愛爾」醫院。這醫院是我們本校的醫院，所有醫生護士都很熟習，而且他們的廚房主管是我們中學原來的廚房主管，所以更熟。我一早到醫院，在裡面吃，到晚回家。而

且這醫院房間多而病人少，我們生病應該住雙人房，但人少，太太一個人住一間雙人房，我就在另外一張床上午睡，倒也不錯。此後時日，比較容易過，三女回去後，二女兒夫婦接着來過了幾天。這時我的大兒子正在英國劍橋教書，期滿後，到家後隨即一個人來「愛爾」看他母親的病。

太太始則睡在床上不能下地，關醫來第一件事要她將左腳大拇指搖動，始則不能動，能動了，他大為高興，以後他就依次叫人扶她下地，兩人扶着移步。能移步了，就叫她用「扶架」Walker自己走，能走了要她到健身房在平行積間走路，又要她用健身腳踏車練習走，到九月七日星期四放她回家，還要她練習運動並派護士每禮拜來替她洗澡打針。共計住院七十天，整十個禮拜。醫院費醫生費及一切其他開刀特別護士等共計約一萬元，皆由老年醫院保險擔負，我自己未出一文。出院後不久她就漸漸棄扶架用拐杖，終於棄拐杖而單獨行走。一兩年來說是老年病無法可醫者居然能醫好，謝天謝地。（未完待續）

陳廣沅學長 捐贈母校圖書

正籌劃裝盒郵寄

本刊消息：本刊前曾報導陳廣沅老學長準備將其多年科技數理方面藏書捐贈交大母校，已編就目錄函告新竹盛院長，並請美洲同學會洽請船運臺北。

茲因一時缺船運臺北機會，盛院長及美洲同學總會長丁普生學長請其改用郵寄。而郵寄每包不能逾十一磅，陳老學長費心費神籌劃擬裝廿盒，每盒四本，正好十一磅，郵費兩元一盒。唯病後體力不能過勞，只有徵用孫男輩効力，如孩子們無暇，擬煩請隣近之錢益、劉軒吾兩學長鼎助云。

「老夫婦三次開刀記」係經編者動以公私友誼力懇，始蒙廣沅老前輩動筆，全文甚長，極精采，此可證明沅老已恢復文思體力，從此又能為友聲執筆。謝謝，謝謝。